

霜月刀



下

柳殘陽 著

一夫当关

就在这时，展若尘的声音那么坚定又沉稳地从这一片喧腾呼叫里透了过来：“各位速退护卫楼主，并支援‘大金楼’不使沦入敌手，这里由我断后！”

金步云白髯飞拂，当机立断，他率领众人急速后撤，边洪声道：“老弟台，千万小心！”

红着一双眼的单慎独斜身横阻，边暴烈地叱喝：“别做得好梦了，谁也休想离此一步！”

史邦、谷浩然、唐丹、舒亦萍、白倩等人也向两侧包抄，一心要把金步云他们圈围起来——金申无痕早已踏上“大金楼”的门阶，眼看是截不住了。

“霜月刀”就仿佛是恶魔的诅咒，是一抹来自九天的寒闪，象蓬散开一把青森森的冷焰，透亮的光雨，穿破黎明前的那片晕暗，烁耀着喷落。

光雨割裂了沉黯，割裂了空气，带起尖泣也似的呼啸，明天不定却密集串连着泄洒——它的目标更是广泛的，宛若指着每一个人。

单慎独大吼：“姓展的你是找死！”

“阎王令”抖现出两溜眩目的银芒，强劲又雄浑地反卷向上，银芒交织，单慎独的人已飞跃半空，双令的实体尚在幻象未灭之前便又指戮展若尘的身影！

展若尘袍袖拂舞，人又翻滚，方才那蓬光雨正迫使其其他的敌人四散招架，他这再一次的翻滚，流射的刃光虹彩业已连续衔接——锐声如啸如泣，他的身子似是一具制造并喷洒芒电的光体，有着奇幻神异的诡密。

那般的光雨，却是尖锐又锋利的，也是要割肉溅血的，他的敌对者都晓得厉害，没有人傻到愿意去硬碰，于是，再度纷纷回避。

单慎独人尚虚空未落，双令暴合，身随令射，象是一条流星的泄尾，猝撞而至！

突兀间，似是一弯新月浮升，蒙蒙的光华反映得周遭的人脸皆成了一片古怪的淡金——是的，那是一种淡金的光华，新月出现了，竟是这种色泽！

展若尘也不禁觉得微怔，他双脚互碰，倏往上空拔起九尺，“霜月刀”刃现如毒蛇吐信，颤晃不定的准备迎接单慎独这凌厉的一击。

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正倾全力扑过来的单慎独，却在接锋前的瞬息间硬往下落，他的“阎王令”绕体飞旋，形成一团水涡似的光桶，势疾力猛是不错，然而，这却是自卫的防守招式——什么原因使得他骤改了攻袭的主意？更且这般紧张凝重法？

答案很快便揭晓了，但却是血淋淋的揭晓、惨生生的揭晓，淡淡的金色光华甫映，跟在后面的是一阵凄厉得颤人心弦的恐怖音响：“呜——。”

说是冤鬼的泣号呀，也没有这么个惨怖法，这个声音来得更急锐，更悠长，也更尖亢，配合这一阵音响的，尚有两个人的脑袋，另加二截同属一人的身体！“龙虎双雄”于

昌，于旺兄弟俩的大好头颅早已滚跌出老远，齐腰被斩的是那“瘦狮”管吉。

“飞龙十卫”中方才还在拼战的五人，已经乘机退回“大金楼”之内，使他们脱出纠缠的乃是那具出自金申无痕手中的弦月形金色刃器！

是的，“下弦死”！

现在，“一丈红”莫奇，“铁桨横三江”聂双浪，“卷云鞭”蔡锦等人，方才一个个从地下爬起，每一张面孔全都泛了灰！

在明白了事情的内涵之后，展若尘已被严密的包围住了，仍是那几个人，那几个最为难缠的人——单慎独、谷浩然、史邦、唐丹、舒亦萍及白倩。

单慎独的脸孔是青的，青得透白，一双眼却似在喷着火，他的唇角微微抽搐，两侧的“太阳穴”不停鼓跳，显然他已激怒得快要爆裂了。

抹着满头油汗，“鬼旋风”史邦瞪着展若尘，嗓调嘶哑地咆哮着：“好他娘一个孝子贤孙，楞戴上孝帽子来哭人老爹，“金家楼”给了你万顷良田，千斗金银？还是金寡妇许了你她那干闺女？居然这么豁死力替这老帮子卖命，将我们作贱到这步光景！”

“落鹰掌”谷浩然也气冲牛斗地吼：“姓展的，你别逞能，如今金寡妇那一窝子全缩了头，端留下你一个人来垫背，这股凛然之气，我倒要看你怎生贯彻到底！”

展若尘轻轻用左手捻着自己的耳根，冷漠地道：“还要靠各位成全。”

史邦厉声道：“展若尘，少他娘故作镇定，卖弄你那套

视死如归，我们将叫你知道，即使死，也不那么容易，你这种可恶可恨到了极端的行为，业已不是死上一次便可抵偿的！”

“孔雀屏”白倩缓缓扇动着她那一把彩色缤纷，鲜艳夺目的羽扇——那是一把全以孔雀羽毛做成的大扇子，看上去十分悦目，但此时此地握在白倩手中，却显然不是为了装饰或点缀而用：“展若尘，你可真叫狠着哪，独自一个人，竟硬拦下我们这一大伙，又甘愿舍下臭皮囊来祭奉她金家的霸业，你为金老寡妇牺牲到这个程度，犯得上吗？”

展若尘淡淡地道：“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，白倩。”

妩媚的一笑，白倩柔腻地道：“你把我看得这么愚昧？”

展若尘生硬地道：“在你的观念里，在你自小所受的教养或熏陶中，就根本没有‘忠义’的这一课，你只知私利，但晓自我，如何谈得上‘舍生取义’的境界？”

脸色倏变，白倩怒叫：“你该死！”

展若尘傲棱棱地道：“我之生死，岂是你这类愚钝妇人所能判行？！”

“凤凰翎”舒亦萍尖声叫道：“单大哥，要干掉这姓展的，现在就正是时候！”

单慎独阴沉地道：“这展若尘欠我们的太多了，都是一笔笔的血债，一桩桩的深仇，刚才史兄说得对，不能就这么叫他死，我们要零碎地剜割他，一丁一点的将他宰割……”

舒亦萍怨毒地道：“我要生啖他的肉，啜饮他的血！”

双眉舒展，展若尘轻蔑地道：“凭你那两手‘凤凰翎’的功力，要想啖我之肉，饮我之血，未免奢望太甚！”

单慎独幽冷地道：“不要狂，展若尘，你的本事我们也领教过了，还到不了超凡入圣的地步，眼下大势既定，只剩下你一个替死鬼尚子立于外，我们会很充裕的时间来收拾你，而且，我们也有足够收拾你的力量！”

展若尘平静地道：“为了大局着想，也为了替金家楼主作更长远的报效，我不会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来应对眼前的形势。”

单慎独大声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展若尘坦率地道：“我一向没有在斗杀结束之前脱离现场的作风，但这一次不同，金家楼主尚有倚重我的地方，她并不愿我现在舍身，所以，我将很快突围——。”

冷冷一哼，单慎独道：“你逃不了！”

展若尘毫不愠怒地道：“在武技的修为上，单慎独，你也是高手，你该明白一个事实——脱走要比缠战容易得多，尤其对于一个似我这类的行家而言！”

那一抹雪白与一抹铜黄的剑芒，突然间凝成一个交叉的十字形飞到，沉利的剑锋在一刹里看去，就似是遮天而下的一对巨大断头斧！

“双绝剑”唐丹抢先发难了。

展若尘半步不动，右腕抡洒，一圈弧光象随手铸就的大环，环刃外沿呈现着并弹舞溅的青莹星点，金铁交击声便立时串响成一片。

“霜月刀”的刀尖同时跳颤，“叮”“叮”几声，三只细小急劲的“凤凰箭”抛空而起，一朵彩色缤纷的云霞又快速临头！

展若尘仍然不动，猝而一刀射向云霞，云霞倏敛，一片

亮晶晶的，有若毫芒的东西便在云霞收敛的顷刻喷落。

左袖的扬卷带起的是一阵狂飚，满天晶亮的毫芒四散飞舞，展若尘身形如电，在快不可喻的闪腾中，九十九刀分成九十九个不同的角度聚戮操纵那朵云霞的人——“孔雀屏”白倩。

彩色艳丽的扇面突转，十二根小指粗细，尖锐净蓝的纯钢扇骨暴出，居然也幻化为九十九个光点迎拒展若尘的攻击！

于是，“阎王令”一抖便到，令一端的幌动，却涵括了展若尘的全身。

展若尘刀锋回斩，碰上了单慎独的“阎王令”，“呛”声撞击，单慎独令眩豪光，有如千百栅栏涌合，由四面向上围卷！

那回刀碰击之式，只是展若尘借力弹送的手法，他去得好快，“呼”的一声便掠出了丈许，“落鹰掌”谷浩然身形如矢，掌劲随着去势劈战挥扬，锐气打着呼哨飞旋，快是快，却仍落后一步！

“鬼旋风”史邦断叱一声，贴地滚转，那对“铁刺猬”穿射急速，仿若一蓬星点交织流灿，展若尘连连腾挪幌闪，单慎独冷笑着双令指天，凌空当前。

十七溜刃芒直指单慎独胸际，单慎独上指的双令却在微翻之下以两条虹光消弥了这十七刀的锐势，令刃侧斜，快如电掣般交斩展若尘。

“霜月刀”左右飞挥，两响连成了一响，当那一对巨剪似的“阎王令”稍向两侧荡移，刀的刃锋已奇快穿刺。

单慎独身形蓦曲，整个人由展若尘的下方擦掠而过，双

令倏起倒翻，正好接上了蛇电窜舞似的“霜月刀”芒影。

两股赤滴滴的鲜血分别标现在他们双方的身上——展若尘折扑而去，左小腿上裂卷了一条三寸多长的血口子，单慎独直抢出两丈之外，肩背上却是横着一道半尺伤痕！

“鬼旋风”史邦拚命前截，“双绝剑”唐丹，“落鹰掌”谷浩然，“凤凰翎”舒亦萍，“孔雀屏”白倩等人由后急追，两边的距离，近得只有两三步的差隔。

原本紧闭的“大金陵”正门蓦地启开一人的间隙，展若尘侧身闪入，当他的身子才入门一半，史邦的“铁刺猬”已暴射而到！

“削”的声响，又是那抹寒凛的弦刃出现，史邦眼角白光一闪，他已惊弓之鸟般贴地扑出，“铁刺猬”也跟着带斜了方向。

“上弦乃生。”

是展若尘平静的声音，随着弧刃的翩然折返，和他的身影一同隐没在“大金陵”那两扇坚实又沉厚的正门之内……

金申无痕亲自在大门后迎着展若尘，“飞龙十卫”的首领阮二护侍于侧，此外，所有其他的人俱都据守在各处要点，全神戒备不懈。

这里很安静，那阵阵呐喊喧嚣的声浪，已被隔绝在大门之外——高阔的廊厅，坚浑的石柱，厚实的阶梯，处处予人一种镇定的感觉。

至少，暂时能予人这种镇定的感觉。

金申无痕的面部肌肉平板得不带丝毫扯动，但她的目光却是深挚的，关怀的，慈祥与嘉许的，她看着展若尘，低缓

地道：“辛苦你了……”

展若尘抹了把额眉上的汗水，笑了笑：“亏得楼主施援。”

金申无痕侧首向阮二道：“快拿金创药给展爷敷上包扎。”

阮二答应一声，立即到门边提过一个挑木小箱来，蹲在展若尘身后，启箱取出净布及几样瓶罐等物，开始熟练地替展若尘敷药疗伤。

展若尘谢了一声，笔挺地站着，任由阮二替他敷治伤处，表情一片平静，仿若他左小腿上的那道血口子乃是割在别人身上一样。

金申无痕安详地道：“这伤，是单老二的杰作？”

点点头，展若尘道：“此人功力甚高，不可轻视。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他纵然伤了你，也不算本领，以众凌寡，便宜早就占稳，而且你曾经事先挨了那马修平一脚，多少影响了体力，我熟悉单老二的那几下子，单挑独斗，他未必能赢得了你！”

展若尘道：“是楼主谬誉了。”

把守在右边梯侧窗口处的简叔宝忽然插嘴：“启禀老夫人，你老人家在门后没见着，单逆的肩背上也挨了展爷一记，那道伤口，恐怕比起展爷所受的来只重不轻！”

唇角漾现了笑意，金申无痕道：“若尘，你怎么不说？”

第一次，这是金申无痕第一次不连姓称呼展若尘的名字，只是轻轻地略去了一个字，便深深地流露出金申无痕对他益增的关怀，更真挚的慈爱，以及，那来自五内的亲情同

怜惜。

展若尘感受之切，宛如镌刻心骨，他觉得全身都是那样温暖，那样柔适，有一种奇异的依慕之情升华自魂魄之底，好满足，好祥和，也好馨馥，刹那间，他原觉枯涩冷麻的精神也仿若被滋润了，被薰拂了，这，难道就是母性的呼唤所使然么？

暗中吸了口气，他道：“尚未及向楼主禀报——早一刻，迟一刻，单慎独身上的伤还不至消失得恁快……”

金申无痕笑道：“很好，干得好，但记住，下一次有机会要割得深些，而且部位也该选妥——最好这一刀是砍在单老二的脖颈上！”

忍不住莞尔，展若尘道：“我会记住，楼主。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先前的确是险，守楼的孩儿们几已抵挡不住了，连我十卫之中暗器手法向列第一的公孙向月也都技穷，满把的‘毒蒺藜’‘飞星石’‘无羽箭’，差点挡不住潮水般往上扑的敌人，楼中‘连珠弩’铜矢也耗去了一大半，我妹妹无慕亦受了伤，要不是我领着阮二他们回马急援，这阵子‘大金楼’怕已易主了……。”

展若尘移目环视，道：“楼主，据我看，我们不一定守得住‘大金楼’，形势对我们太过不利……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我也知道难守，我明敌暗，活动的空间太受拘束，再加上粮食与箭鏢等武器消耗的问题，都使我们境况益增困难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“更重要的是对方力量相当庞大，即使硬攻强扑，我们凭借‘大金楼’的坚固据守，亦难保挡得住几个波次，双方折损的比例再一相较，我们就更吃亏了……。”

沉吟着，金申无痕道：“不错，目前我们的人手只有这些，折一个少一个，他们却豎约了大批外路帮手，赔上若干尚可补充，利之所在，尽有些贪婪背义之徒肯予卖命，不比我们眼下的忠贞弟兄寥寥可数，垫衬不起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“楼主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金申无痕低声道：“我很痛苦，若尘。”

展若尘静静地道：“楼主的心境我很明白，难处我也知道，但楼主，争千秋不争一时，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？请楼主以大局为重，未来为先，意气不赌在此刻，仇恨不限报于今朝！”

默然良久，金申无痕嗓音有些喑哑地道：“整个的‘金家楼’全已陷入敌手，只有‘大金楼’还算是一处保持干净的地方，也只有‘大金楼’尚是‘金家楼’最后主权的表征，若尘，我不能轻言放弃，亦不忍就此放弃！”

展若尘道：“我了解楼主的想法，但纯以现势利害来看，‘大金楼’难以久守，楼主亦必有明鉴……”

金申无痕叹了口气：“这个，我又何尝不知道？问题是我必须守下去，能守多久守多久，若是不战而退，对于‘金家楼’尽忠效死的弟兄，对于我那创业奠基的老鬼，甚至我自己，都难以心安，无以做个交待……。”

展若尘笑得有点苦涩地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就竭力往下做吧；楼主的顾虑也对，士气与骨节的衡量，往往不能以实际的得失来比拟，‘金家楼’的威誉当不可丧！”

金申无痕沉重地道：“我很欣慰，若尘，至少我们的意念得以沟通，不过，你一定也清楚，威誉的保持，有时候是非常艰辛的，往往须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，代价的付出是

有形的，而保持的威誉却是无形的，两相比较，得有点见识的人方能了解……。”

展若尘道：“我相信每一个忠于‘金家楼’，忠于楼主的人都能了解——溅血豁命，为的不只是争个表面上的强弱胜负，主要在争那口气，争个是非！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所以我们要在‘大金楼’撑下去，要一直撑到再也无能为力的辰光！”

想了想，展若尘低声道：“若是到了那个辰光，楼主，可还有后退之路？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有，在当初建造这座‘大金楼’的时候，我早已作了万全的设计，暗中筑了两条秘道，以备危急关头脱身之用——。”

展若尘问道：“这两条秘道的事，单慎独清楚么？”

微微一笑，金申无痕道：“有一条秘道我曾引他去过，并且详细指点了他进出口的位置及其某些特殊的设施使用方法，另一条秘道我没有向他提起，但他极可能早有所悉，暗里探查到部份内情——‘金家楼’的首要份子，料皆风闻‘大金楼’中筑有两条秘道的事，只缘事涉机密，都是心照不宜，无人提及罢了……。”

展若尘皱着眉道：“如此一来，楼主，这两条秘道岂非形同虚设？单慎独必然早有准备，定在秘道出口的那一端重兵以待了！”

金申无痕轻轻地道：“不错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，除了这两条他们并不能完全证实的秘道存在之外，还有着第三条秘道，那是一条十分小巧却完美的秘道，不敢说造得无懈可击，至少除了我及死去的老鬼，再没有第三者知晓——其隐

秘程度却是天衣无缝的！”

笑了，展若尘道：“楼主真是深谋远虑，行事细密周全……”

金申无痕安详地道：“基业与事功创到了我这步局面，便不能不朝长远处着想，往最坏的地方打算，居安思危，有备无患，乃是两句古老又通俗的警言，但却是最适用及中肯的忠告，树大了不但容易招风，且免不了内部的蚀腐，谨防着，总是没有错的。”

叹了口气，她又接着道：“只是我不期望真有用得上这步退棋的一天，至少，在我活着的时间我认为不会用上了，谁知道世事之变，竟是恁般的不从人愿，不由人心，说声变，那么突兀的一下子就翻了个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“总会再翻回来的，楼主，不说现势，天理也不允许邪逆猖獗得道！”

金申无痕唇角勾动了几下，道：“但愿如你所言，否则，我死也不能瞑目！”

展若尘关注地道：“楼主终宵未眠，且精神体力上之负荷至巨——趁此片刻宁静，何不略作休憩？也好多少恢复几分疲劳，使身心稍微放松……”

摇摇头，金申无痕道：“我哪里能睡得着？和你谈谈倒是好的，人一静下来，反更思潮涌乱，烦得心似蚁啮！”

说着，他转头向早已侍候展若尘包扎竣事，肃立后侧的阮二道：“外边还没有动静？”

阮二立即目注梯口窗边的简叔宝，略略提高了嗓门：“叔宝？”

简叔宝忙道：“回禀老夫人，外头一片沉静，他们的人

全部隐伏进各处掩蔽之所，只偶然有几条影子极快奔掠而过，目前尚无其他异态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“他们是在等待天亮。”

金申无痕望着透窗的一抹晕白，静静地道：“天快亮了。”

展若尘又向阮二问道：“请问阮兄，把守各处的弟兄们，可曾轮流休息？”

微微躬身，阮二道：“业已交待他们各视情况，自行轮番将歇，以免大家全耗下去影响整个实力……”

金申无痕慈祥地道：“若尘，你去躺一会吧？身上带了伤，得多歇着。”

展若尘道：“不关紧，楼主，过了这一阵再说，我预料他们很快就会展开第二次攻扑，辰光耗下去，对他们的不利尤甚于我们，单慎独也必然明白这一点！”

金申无痕脸色阴沉下去，她缓缓地道：“等着他们来，最好别三番五次地粘缠，能一下子解决倒是两便！”

展若尘道：“就看今天白昼的这段时光了，我判断他们将竭力运用昼间的视界及亮度，争取最有利的攻击效果……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你认为这一天我们撑得过吗？”

有些萧索地笑了笑，展若尘道：“我不能确定，楼主。”

沉默片歇，金申无痕低低地道：“是的，你不能确定，有谁能够确定呢？”

忽然，展若尘道：“楼主，你方才说的那两条秘道

金申无痕道：“有什么不对？”

凑近了点，展若尘道：“既然单慎独知晓其中一条秘道的详情，进口与出口的所在他当然不会忘记，楼主，有没有可能他领着人从秘道的出口处反攻进来？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问得好，但你放心，两条秘道的出口都只能由内开启，无法自外进入，秘道的出口，一在后山的山壁之中，一在庄前那条旱河的石墩之下，山壁坚厚，石墩万钧，开启之原理在于利用内部轮轴的带动，做逐步又缓慢的扯移，若仅以人力硬推，就是从外向内，他们断不会白耗这等功夫，因为他们必定明白，这般施为，远不如正面强攻‘大金楼’，将更来得容易些……。”

展若尘恍悟地道：“如此巧妙的设计，倒是我过虑了——楼主约摸早已预见至此，否则，待我想起这个问题，事情只怕已经迟了……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你总算顾虑得到，还有许多人连想都没朝这上面想呢……”

展若尘试着挪动受伤的左腿，极轻巧地在地 下 转 回 几 次，金申无痕凝视着，和悦地问：“有碍吗？”

展若尘道：“没什么大影响——尤其在拼命的时候，就更不会有影响了。”

金申无痕笑道：“这倒是经验之谈。”

展若尘道：“先前闻楼主说，楼主令妹亦曾负伤？不知伤情是否严重？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那是我的二妹无慕，还算幸运，只在右臂上挂了点彩，经过包扎之后，已经没事了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“楼主的二位令妹，想来必然身手了得，艺

业精湛？”

淡淡地一笑，金申无痕道：“谈不上得与精湛，只是凑合着可以对付点事情而已，比起你我，要差上一截，我兄长兄的功夫却还能登得了台盘，他的确是下了一番心血苦练过的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“说起来，楼主兄妹之中，还是以楼主的武学修为最是高超卓绝了……”

金申无痕当仁不让地道：“这倒是事实，各人的天赋不同，遇合各异，再加上自己的毅力同决心也多少有点差别，在修为上当然就分出深浅了。……”

展若尘深沉地道：“武功是一门技艺，有了自是比没有好，但运用的场合与时机却很有关系，否则，怀有武功非仅不足以恃，反而是遭至祸患的根源……”

点点头，金申无痕道：“很正确，譬如眼前的单老二，如果他没有这一身本事，恐怕就不至于行此大逆，暗结党羽，兴兵倒戈了……”

展若尘颌首无言。他心中在想：设若单慎独未曾具备如此的武功，也就一定进不了“金家楼”，到不了今天的地位，单慎独的功夫修为，与现在叛乱的事实，其因果乃是相关相连的，问题在于身怀武功并非祸源，主要还是这个怀有武功的人，其心性本质，方是左右善恶的根本。

用双手轻揉着面颊，金申无痕又道：“我在这里守着，若尘，叫阮二领着你们到四周走动走动，顺便也代我查看一下各处的防卫情形，有不妥的地方，及时指点过来，用不着客气。”

展若尘道：“不敢有劳阮兄，他也该借此空暇歇息歇

息，我自己去看看就行了。”

金申无痕道：“随你，这幢楼不小，可得把路记住了。”

展若尘笑笑，施礼之后，径自沿着右边梯阶拾级而上。